



15
1125
3



門 15
號 1125
卷 3

史記第一

讀書雜誌三

高郵王念孫

五帝本紀

西陵

黃帝居軒轅之邱而娶於西陵之女念孫案西陵下脫
氏字下文昌意娶蜀山氏女帝嚳娶陳鋒氏女皆有氏
字太平御覽皇王部皇親部引此竝作西陵氏大戴禮
帝繫篇亦作西陵氏

制

依鬼神以制義正義本制作制云制古制字又論字例



云制字作制緣古少字通共用之史漢本有此古字者
乃為好本念孫案張說非也制與制聲不相近無緣通
用制字篆文制字作𠄎隸作制形與制相似因譌為制
非古字通用也

西至于

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念
孫案西至本作西濟此涉上下三至字而誤也正義曰
濟渡也則本作濟明矣唐魏徵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濟
大戴禮五帝德篇同

小大

動靜之物小大之神念孫案小大當從宋本作大小此

氏荷屋所藏單刻集解宋本也其鈔者則以兼刻索隱
本補之是以二本各存其半此之所有即彼之所無然
皆係宋塹寫者誤倒耳正義先釋大後釋小則本作大
故可寶也

小明矣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大小大戴禮同

夏本紀

厥田斥鹵 厥貢鹽絺

其土白墳海濱廣蕩厥田斥鹵田上下賦中上厥貢鹽
絺念孫案此文本作其土白墳海濱廣蕩田上下賦中
上貢鹽絺凡禹貢厥字史公皆以其字代之其土白墳
其字統下土田賦貢而言蕩即斥字也故集解云徐廣

曰滂一作澤又作斥鄭元曰斥謂地鹹鹵滂字又作易

鹵之地索隱曰澤一作易本或作斥呂氏春秋樂成篇終古斥鹵漢書溝洫志作千古易鹵後人不

曉字義乃於海濱廣滂下加厥田斥鹵四字上文有廣

更言斥鹵下文有田上下則不得先言厥田且樹穀曰田斥鹵之地豈得謂之田乎而移鄭元曰

斥謂地鹹鹵八字於厥田斥鹵之下且於謂地鹹鹵下

加索隱曰鹵音魯說文云鹵鹹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

之鹵二十二字自鹵音魯以下皆索隱單行本所無又於貢鹽絺上加厥

字甚矣其謬也漢書地理志作厥土白墳海瀕廣滂田

上下賦中上貢鹽絺足正今本之謬

逆河

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念孫案逆河本作迎河古文尙

書作逆河今文作迎河漢書皆用今文史記雖多用古

文然用今文者亦不少說見段氏古文尙書撰異此篇及河渠書漢

書地理志之同為逆河皆後人依古文改之集解引鄭注下尾合

名曰逆河則所見本已改為逆而地理志勃海郡莽曰迎河南皮莽曰

迎河亭溝洫志同為迎河及河渠書贊余東闕洛汭大

邳迎河此四處仍作迎河則改之未盡者也蓋晉以後

之治尙書者皆傳古文而不傳今文他書之同於今文

者皆以古文改之故觀地理志之兩迎河則知上文之

逆河為後人所改觀河渠書贊之迎河則知上文之逆

河亦後人所改矣。逆字古讀若御。說見唐韻正。而迎字亦多不錄。亦有御音。天官書迎角而戰者不勝。徐廣曰：迎一作御。楚辭離騷：九疑繽其竝迎。與故為韻。則迎亦可讀若御。莊子應帝王篇：不將不逆。與藏傷為韻。淮南覽冥篇：逆作迎。則逆又可讀若迎。迎古讀若印。亦見唐韻正。迎逆御古聲竝相近。故古文作逆河。今文作迎河也。

太平治

天下於是太平治。念孫案：太當為大。大太字相近。後人又習聞天下太平之語。故大誤為太耳。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大平治。

殷本紀

炮烙

於是紂乃重刑辟。今本刑辟作辟。刑據宋本及明游明本改。有炮烙之法。段氏若膺曰：炮烙本作炮格。江鄰幾雜志引陳和叔云：漢書作炮格。念孫案：此謂谷永傳撈篋瘠於炮格也。師古曰：膏塗銅柱。加之火上。此正釋炮格二字。而今本亦改。今案：索隱引鄒誕生云：格今本譌一音閣。又云：為銅格。炊炭其下。使罪人步其上。又楊倞注荀子議兵篇音古責反。觀鄒楊所音。皆是格字無疑。鄭康成注周禮牛人云：互若今屠家縣肉格。意紂所為亦相似。度格度閣。兩音皆可通。呂氏春秋過理篇云：肉圃為格。高

氏注格以銅爲之布火其下以人置上人爛墮火而歾
列女傳所說亦相類是其爲格顯然而不但以燔灼爲
義今諸書皆爲後人改作炮烙矣念孫案段說是也韓
子喻老篇曰紂爲肉圃設炮格登糟邱臨酒池肉圃炮
格糟邱酒池皆相對爲文今改炮格爲炮烙則文不相
對矣難勢篇又云桀紂爲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爲炮格
以傷民性言設言爲則必有所設所爲之物今改炮格
爲炮烙則不知爲何物矣

周本紀

西伯曰文王

子昌立是爲西伯西伯曰文王念孫案西伯曰文王本
作西伯文王也今本既衍曰字又脫也字此是承上句
而申明之故曰西伯文王也五帝紀曰文祖者堯大祖
也項羽紀曰亞父者范增也語意竝與此同若云西伯
曰文王則非其指矣文選報任少卿書注引此正作西
伯文王也

散鹿臺之財

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念
孫案散鹿臺之財本作散鹿臺之錢今作財者後人依
晚出古文尙書改之也請以十證明之晚出尙書武成

篇散鹿臺之財正義引周本紀曰命南宮括故鹿臺之錢又曰言鹿臺之財則非一物也史記作錢後世追論以錢為主耳是史記本作錢不作財一也樂記正義引史記作財案孔氏一人所見之本不得互異明是後人依晚出尚書改之武成正義獨不改者以孔氏明言史記作錢故也羣書治要引史記亦作散鹿臺之錢是唐初人所見本皆作錢二也齊世家曰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三也畱侯世家曰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新序善謀篇同漢書張良傳漢紀高祖紀並作財案此三書記張良諫立六國後事並本史記今漢書漢紀作財與史記新序不合皆後人依晚出尚書改之耳四也逸周書克殷篇曰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錢散巨橋之粟孔晁注振散之以施惠也今本脫去散字錢字又改為財太平御覽資產

部錢類引周書曰武王克商發鹿臺之錢散鉅橋之粟足正今本之誤又案武成正義曰鹿臺之財非一物後世追論以錢為主耳若逸周書果作財則孔氏必引以為證今不引則逸周書本作錢可知他如管子呂覽淮南諸書亦皆作錢故皆不引也周本紀即本於此五也管子版法解篇曰決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六也淮南主術篇道應篇竝曰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七也殷本紀曰帝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是紂作鹿臺本以聚錢故周本紀言散鹿臺之錢八也呂氏春秋慎大篇曰發巨橋之粟賦鹿臺之錢以示民無私高注鹿臺紂錢府出拘救罪分財棄責以振窮困是分財不專在鹿臺而賦錢則專在鹿臺故曰賦鹿臺之錢九也說苑指武篇曰武王上堂見玉

曰誰之玉也。曰諸侯之玉也。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財矣。入室見女曰誰之女也。曰諸侯之女也。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色矣。於是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金錢以與士民。今本作散鹿臺之財金錢文不成義財字明是後人所加藝文類聚產業部引六韜亦云武王散鹿臺之金錢以與殷民是玉與女皆在宮中而金錢則在鹿臺故曰散鹿臺之金錢十也。自晚出尚書盛行於世學者翫其所習蔽所希聞於是見古書中言散鹿臺之錢者輒改錢為財其已改者則有漢書漢紀。見上其已改而舊迹尚存者則有周本紀逸周書說苑其未改者則有殷本紀齊世家留

侯世家及管子呂覽淮南新序其引史記而已改者則有樂記正義。見上其未改者則有武成正義羣書治要幸其參差不一猶可考見古書原文故具論之

誅武庚管叔 殺武庚祿父管叔

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念孫案史公原文本作伐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今本無殺字者後人以殺與誅意義相複而刪之也。不知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相對為文古人之文不嫌於複也。衛將軍驃騎傳殺折蘭王斬盧胡王誅全甲亦藝文類聚帝王部太平御覽皇王部引此竝作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又魯世家曰遂誅管叔

殺武庚放蔡叔管蔡世家宋世家竝曰誅武庚殺管叔
放蔡叔皆其明證矣又衛世家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
叔管叔上亦本有殺字御覽州郡部引此正作殺武庚
祿父殺管叔放蔡叔

莫敢發之

比三代莫敢發之念孫案莫敢發之本作莫之敢發淺
學人改之耳傳三年左傳未之絕也今本鄭語作莫之
發也文選幽通賦注運命論注引史記竝作莫之敢發

列女傳孽嬖傳同

論衡異虛篇
作皆莫之發

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

幽王以虢石父爲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爲人佞巧善
諛好利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與緡西夷
犬戎攻幽王念孫案廢申后去太子一事已見上文此
處不應重見王用之三字亦與上文用事相複今案王
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本作王之廢申后去太子也
乃復舉上文以起下文申侯與犬戎攻周之事與虢石
父之事各不相涉祇因王之廢申后去太子王下衍一
用字因上文用
事而衍遂致不成文理後人不得其解遂於廢
申后上加一又字以曲爲彌縫耳羣書治要引此作王
之廢后去太子也太平御覽皇王部十引作幽王之廢

申后去太子也。今據以訂正。

樂及徧舞

立釐王弟穰為王。樂及徧舞。念孫案太平御覽皇王部引此。樂及徧舞上。有遂享諸大夫五字。是也。今本脫此五字。則敘事不明。莊二十年左傳曰。王子穰享五大夫。樂及徧舞。周語曰。王子穰飲三大夫酒。子國為客。樂及徧舞。皆其證。

秦本紀

雜廩

齊雜廩。殺無知。管至父等。念孫案雜廩本作雜林人。此

後人依左傳改之也。齊世家曰。齊君無知游於雜林。雜林人嘗有怨無知。及其往游。雜林人襲殺無知。是史公誤以雜林為邑名。故言無知游於雜林。雜林人襲殺之也。此文亦當云。齊雜林人殺無知。故正義曰。雜林邑人。此正釋雜林人三字也。今本正義曰。是雜林邑人姓名也。案既云雜林邑人。則不得又以雜林為姓名。此句亦經後人改竄。惟雜林邑人四字。尚未改耳。後人改雜林為雜廩。又刪去人字。非史公之意矣。又案正義內有雜於宮反廩。力甚反八字。亦後人所加。雜字不須作音。故左傳雜廩之雜無音。又齊世家之雜林。鄭世家之宋雜氏。雜糾。正義皆無音。此不當獨有音。且正義既作雜林。則又不

當有廩力甚反之音故知此八字皆後人所加也。

河西

出子二年庶長改迎靈公之子獻公于河西而立之正義曰而者秦州西縣秦之舊地時獻公在而縣故迎立之念孫案如正義則正文西上本無河字蓋涉下奪秦河而地而衍漢書地理志而縣屬隴西郡故城在秦州西南上文曰宣王以莊公爲而丞大夫晉共故而大邱故正義曰而者秦之舊也。

魏晉

與魏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念孫案魏字後人所加

也與晉戰少梁者晉卽魏也三家分晉魏得晉之故都故魏人自稱晉國而韓趙則否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周霄曰晉國亦仕國也周霄魏人魏策曰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稱曰河山之險豈不亦信固哉王鍾侍王曰此晉國之所以強也是晉卽魏也上文云晉城少梁秦擊之此云與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魏世家云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孫痤此尤其明證也後人不達又於晉上加魏字其失甚矣。

秦始皇本紀

遂定其荆地

荆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
王遂定其荆地念孫案荆地上不當有其字蓋涉上句
其字而衍

至千萬世

二世三世至千萬世念孫案至千萬世當從宋本游本
作至于萬世字之誤也漢書賈山傳秦皇帝曰以一至
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是其證舊本北堂書鈔禮儀部十
五文選過秦論注太平御覽皇王部十一引此竝作至
于萬世陳禹謨本北堂書鈔
依俗本改于爲千資治通鑑秦紀二同

置廷宮中

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
置廷宮中念孫案此當作置宮廷中今本廷字誤在宮
字之上則文不成義文選過秦論注太平御覽皇王部
引此竝作置宮廷中通鑑秦紀二同庭廷古字通

焉

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句焉作信宮渭南
念孫案焉字下屬爲句焉猶於是也於是作信宮於渭
南也今本以焉字絕句非是古或謂於是爲焉故僖十
五年左傳晉於是乎作爰田晉於是乎作州兵晉語作
焉作轅田焉作州兵又刺客傳豫讓謂趙襄子曰願請

君之衣而擊之句焉以志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焉字亦下屬爲句焉猶於也於以志報讎之意也古或謂於爲焉故宣六年公羊傳注曰焉者於也詳見釋詞

陶山

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竝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爲三十
四縣城河上爲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
念孫案陶山之名不見於各史志陶當爲陰隸書陶字
或作陰陰字或作陰二形相似故陰譌爲陶水經河水
注秦始皇逐匈奴竝河以東屬之陰山今本陰譌作陶
卽其證也穰侯傳乃封魏并於穰復益封陶徐廣曰陶一作陰惠景間侯者年表成陶夷侯周信漢

表作成陰漢書司馬相如傳奏陶唐氏之陰山已見上舞顏師古曰陶唐當爲陰康傳寫字誤耳陰山已見上文是以集解索隱正義皆不復作注若此處作陶山則必當有注以是知陶爲陰之譌也集解引徐廣曰陰山在五原北又引晉灼曰王莽傳云五原北假膏壤殖穀北假地名也續漢書郡國志曰五原郡西安陽北有陰山史記匈奴傳曰趙武靈王築長城自代竝陰山下至高闕爲塞是高闕陰山北假地皆相連故此云渡河取高闕陰山北假中也陰山或謂之陽山故匈奴傳曰蒙恬度河據陽山北假中水經注曰自高闕以東夾山帶河陽山以西皆北假也禹貢錐指曰陽山卽陰山也山在中國之北故名陰山水北曰

陽山在河水之北故亦謂之陽山徐廣云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非也漢書侯應曰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面千餘里非河南所能容

若欲有學法令

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念孫案欲有當為有欲若有二字連讀欲學法令四字連讀置欲字於有字之上則文不成義法令下當有者字李斯傳作若有欲學者是其證通鑑秦紀二正作若有欲學法令者

使者從關東

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念孫案使者從關東本作鄭使者從關東來鄭使者謂出使於鄭者也鄭在關

東故曰從關東來今本脫鄭字來字則文義不明文選而征賦注引此作鄭使者從關東來初學記地部上引作鄭客從關東來漢書五行志同雖客與使者異文而皆有鄭字來字

其賜歟

更為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數以罪其賜歟念孫案賜歟上本無其字後人據李斯傳加之耳不知彼言其賜歟乃趙高所為始皇書語此言賜歟乃史公記事之文不當有其字也太平御覽皇王部引此無其字

奉酌

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引之曰說文酌盛酒行觴
也可言奉觴不可言奉酌酌當為酌字之誤也說文酌
三重醇酒也漢書景帝紀高廟酌張晏曰正月旦作酒
八月成名曰酌至武帝時因八月嘗酌會諸侯廟中出
金助祭所謂酌金也案漢制以八月嘗酌蓋本於秦制
祭廟時天子率羣臣奉酌酒以獻故曰奉酌漢書武五
子傳何面目復奉齊酌見高祖之廟是也而集解索隱
正義酌字皆無音釋蓋所見本已誤為酌矣

固不聞聲

趙高說二世曰天子稱朕固不聞聲索隱曰一作固聞

聲

單行本如是各本無此
五字後人妄刪之也

言天子常處禁中臣下屬望

纔有兆朕聞其聲

各本無此三字
亦後人所刪

耳不見其形也念孫

案一本及小司馬說是也李斯傳記高之言曰天子所
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是其證
潛夫論明闇篇趙高要二世曰天子稱朕固但聞名即
本於史記

飯土壩

堯舜飯土壩咬土形集解徐廣曰呂靜曰飯器謂之簋

索隱曰壩如字一音鏤

玉篇壩力又
切瓦飯器也

不作簋念孫案不

作簋乃一作簋之誤徐廣本正作簋故引韻集飯器謂

之簠小司馬本作壻故云壻一作簠壻或作溜簠古讀
若九說見唐韻正聲與壻相近故字亦相通李斯傳飯土甌
說文甌古文甌啜土刑徐廣曰甌一作溜太史公自序食土簠
啜土刑徐廣曰簠一作溜皆其證矣

不穀於此

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索隱曰謂監門之卒養卽卒也
穀音學謂盡也又古學反正義曰爾雅云穀盡也言雖
監守門之人供養亦不盡此之疎陋也念孫案索隱以
養爲卒以穀爲盡皆非也正義以養爲供養是也而誤
解穀字則與索隱同下文曰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言

雖臣虜之勞猶不酷烈於此也此言雖監門之養不穀
於此意亦與下文同穀者薄也言雖監門者之供養猶
不薄於此也管子地員篇曰五粟之士淖而不朒剛而
不穀尹知章曰穀薄也故薄土謂之堯塉塉與穀同義
莊子天下篇曰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穀與此穀
字同義韓子五蠹篇作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虧
與穀義亦相近不穀於此不烈於此皆言其自苦之已
甚也若訓穀爲盡而謂雖監門者之供養亦不盡此之
疎陋則不盡於此下須加疎陋二字且與下文之不烈
於此文義不相當矣李斯傳索隱誤與此同

或言鹿者

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念孫案或言鹿下不當有者字此因下文言鹿者而誤行耳羣書治要後漢書文苑傳注太平御覽職官部獸部引此竝無者字

變化有時

去就有序變化有時念孫案變化有時當從宋本作變化應時今作有時者涉上句有字而誤也老子傳贊曰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自序曰與時遷移應物變化即此所謂變化應時也下文曰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

不易其政不改謂其不能變化應時也故此言君子為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謂去彼就此隨時變化也若云變化有時則詞不達意矣羣書治要引史記正作變化應時賈子過秦篇作因時宋淳祐本作應時與羣書治要合是古本賈子史記皆作應也

翟景

齊明周取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索隱曰翟景未詳文選注同念孫案翟景蓋即戰國策之翟強也楚策曰魏相翟強外魏策曰魏王之所用者樓鼻翟強也

又曰翟強欲合齊秦外楚以輕樓癘樓癘欲合秦楚外齊以輕翟強是翟強固為魏相而合齊秦外楚者也景字古讀若疆聲與強相近故翟強或作翟景白虎通義舜重瞳子是謂元景與光為韻春秋考異鄧景風至景者強也強以成之逸周書謚法篇曰布義行剛曰景又曰景武之方也義與強茲相近史記高祖功臣侯者表杜衍疆侯王郢人徐廣曰疆一作景是景疆聲相近景與疆通故又與強通也

帶佗兒良

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索隱曰呂氏春秋曰王廖貴先兒良貴後二人皆天下之豪士

文選注與索隱同又云帶佗未詳念孫案王廖貴先以下見呂氏春秋不二篇高注亦未言王廖兒良為何國之將案易林益之臨曰帶季兒良明知權兵將師合戰敵不能當趙魏以疆帶季蓋即帶佗帶佗兒良為趙魏將故曰趙魏以疆但未知其孰為趙將孰為魏將耳

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念孫案異上當有無字上文言取與守不同術今秦以不仁取天下而又以不仁守之則其所以守之者無異於其所以取之者矣故曰是其所以取

之守之者無異也。脫去無字則義不可通。

不同論十三年

孝公十三年始都咸陽。正義曰：本紀云十二年作咸陽，築冀闕，是十三年始都之。念孫案：秦本紀孝公十二年作爲咸陽，築冀闕，秦徙都之，是作爲咸陽與徙都咸陽皆十二年之事，非至十三年始徙都也。商君傳：孝公以鞅爲大良造，居三年作爲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徙都與作冀闕亦同在一年。又案秦本紀：秦徙都之下云：并諸小鄉，聚爲大縣，縣一令，四十一縣，爲田開阡陌。商君傳：秦自雍徙都之下，所紀與此略同。考六國表：聚小邑爲縣，及開阡陌之事，皆在十二年。而秦本紀商君傳紀此二事，皆在徙都之後，則徙都之在十二年，斷然無疑。此云十三年始都咸陽，三卽二字之誤。正義曲爲之說，非也。

項羽本紀

蠶起

楚蠶起之將，集解如淳曰：蠶起猶言蠶午也。眾蠶飛起，交橫若午，言其多也。念孫案：蠶起本作蠶午，集解引如淳漢書注：本作蠶午，猶言蠶起也。蓋蠶午二字必須訓釋，故曰：蠶午猶言蠶起。又曰：眾蠶飛起交橫若午，皆是

釋蠶午非釋蠶起也若正文本作蠶起則無煩更以蠶

午釋之且不必如此詞費矣漢書項籍傳亦本作蠶午

故如淳以交橫若午釋之而今本漢書作蠶起顏師古

曰蠶起如蠶之起則師古所見本已誤作蠶起漢書作蠶起即

涉如注蠶起而誤是以即據誤本為注而不用交橫若午之說

漢紀作蠶起亦後人據漢書改之今考索隱單行本出

蠶午二字而釋之曰凡物交橫為午言蠶之起交橫屯

聚也故劉向傳注云蠶午雜沓也鄭元云一縱一橫為

午此大射儀注據此則小司馬本正作蠶午故詳釋午字之

義并引劉向傳之蠶午為證裴本亦作蠶午故引如淳

交橫若午之注是漢書雖誤而史記尙未誤也乃後人

又據漢書以改史記且改如注為蠶起猶言蠶午以就

之其失甚矣學者據如注以正漢書并據集解索隱以

正史記可也

西北至定陶

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念孫案西北至定

陶漢書作比至定陶是也考水經濟水篇濟水自定陶

縣東北流至壽張縣西與汶水會又北過穀城西穀城

故城即今東阿縣治東阿故城在其西北而定陶故城

在今定陶縣西北是定陶在東阿之西南不得言西北

至定陶也比北字相近故比誤為北後人以上文云項
梁已破東阿下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而因於北上
加西字耳文選王命論注引史記無西字

母從俱夂

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
與俱去曰母從俱夂也念孫案從當為徒項伯以張良
不去則徒與沛公俱夂故曰母徒俱夂也漢書高祖紀
作母特俱夂蘇林曰特但也師古曰但空也空夂而無
成名也特但徒一聲之轉其義一也隸書從字作從形
與徒相似故徒誤為從齊風載驅箋徒為淫亂之行釋
文徒一本作從列子天瑞篇倉

於道徒釋文徒一本作從呂氏春秋禁塞篇承從多羣
從一本作徒史記仲尼弟子傳壤駟赤字子徒鄭國字
子徒家語七十二
弟子篇徒竝作從

部五諸侯兵

漢王部五諸侯兵徐廣曰部一作劫念孫案作劫者是
也高祖紀及漢書高祖紀項籍傳竝作劫陸賈傳亦曰
漢王鞭笞天下劫略諸侯隸書劫部形相近故劫誤為

部

高祖本紀

泗水

為泗水亭長念孫案泗水當依漢書作泗上此涉正義

泗水而誤也。案正文作泗上，故正義釋之曰：高祖爲泗水亭長也。若本作泗水，則無庸更釋矣。藝文類聚帝王部太平御覽皇王部引史記竝作泗上。

呂后本紀

犁明孝惠還

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聞其獨居，使人持醪飲之。犁明孝惠還，趙王已歿。集解徐廣曰：犁猶比也。念孫案：帝晨出射，則天將明矣。及既射而還，則在日出之後，不得言犁明孝惠還也。犁明孝惠還當作犁孝惠還，犁猶比也。言比及孝惠還而趙王已歿也。漢書外戚傳

作遲帝還，趙王歿遲犁聲相近，遲帝還比帝還也。

凡史記言

犁明漢書言遲明者皆謂比明也。說見漢書高祖紀遲明下。

遲下無明字，則史記亦

無明字可知。後人不解犁孝惠還之意，故於犁下加明字，而不知與上文不合也。晉世家重耳謂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乃嫁。其妻笑曰：犁二十五年，吾冢上柏大矣。犁二十五年，與犁孝惠還同義。故徐廣曰：犁猶比也。後人既於犁下加明字，又於集解內增注云：諸言犁明者，將明之時不知將明，乃帝晨出射之時，非還宮時也。

劉氏危

諸呂用事兮劉氏危道脅王侯兮彊授我妃念孫案危
本作微謂劉氏衰微也今作危者後人以意改之耳微
字古今同音故與妃爲韻若危字則古音魚戈反不得
與妃爲韻逸周書本典篇其上乃不危與宜和爲韻宜
古音俄說見唐韻正管子形勢篇雖安必危與和爲韻小問
篇不得則危與禾爲韻淮南說林篇讒賊閒之而父子
相危與和爲韻皆在歌部不在脂部又管子侈靡篇重
子之官而危之與隨爲韻版法解篇雖高不危與墮爲
韻墨子小取篇行而異轉而危與離爲韻說苑說叢篇
非所言勿言以避其患非所爲勿爲以避其危言患爲

韻爲危爲韻太元釋測失下危也與爲爲韻莊子漁父
篇苦心勞形以危其真釋文危或作僞隨墮離爲僞五
字古音亦在歌部也說見唐韻正又案晉語直不輔曲
卑曲闞非韻則危卑亦非韻荀子解蔽篇引道經人心
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亦非韻唐韻正危音魚葵反引此
二條爲證其說疏矣漢書高五王傳正作劉氏微

呂氏立三王

劉氏所立九王呂氏立三王念孫案呂氏下脫所字索
隱本有所字漢書漢紀竝同

孝文本紀

謂天下何

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
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索隱曰言何以謂
於天下也念孫案謂猶如也言如天下何也禮書曰典
法不傳謂子孫何律書曰謂百姓遠方何義竝與此同
禮書又曰孝文以為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
言禮貌不足恃但問躬化如何耳正義曰躬化節儉儒
謂何嫌耳非是
林傳申公對武帝曰為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語意與此同古者謂如何為謂何邶風北門篇天寶為
之謂之何哉言如之何也僖二十八年左傳救而奔之
謂諸侯何言如諸侯何也成二年傳以師伐人遇其師

而還將謂君何言將如君何也十七年傳君實有臣而
殺之其謂君何言其如君何也齊策曰雖惡於後王吾
獨謂先王何乎言獨如先王何也故高注曰謂何猶柰
何也柰亦如也魏策曰殺之亾之無謂天下何內之無
若羣臣何言無如天下何無如羣臣何也漢書禮樂志
郊祀歌徧觀是邪謂何晉灼曰謂何當如之何也

申屠嘉

淮陽守申屠嘉等十人念孫案屠字宋本游本皆作徒
此本謂王延初刻作徒後改為屠屠字獨小於眾字而
刻改之迹顯然
各本皆從之蓋未達假借之旨也酷吏傳有勝屠公索

隱引風俗通義曰勝屠卽申徒通志氏族略亦引風俗通義曰申徒氏隨音改爲申屠氏

建國千餘歲

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歲各守其地念孫案歲字因上文治安皆千餘歲而衍此言千餘者謂千餘國非謂千餘歲也下文各守其地卽指千餘國而言則千餘下本無歲字明矣漢書文帝紀無歲字

置傳

大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置傳念孫案置傳當爲傳置索隱本出傳置二字引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爲傳置四馬中足爲馳置下足爲乘置二馬二馬爲輶置則作傳置者是也漢書亦作傳置

歷日縣長

歷日縣長念孫案縣當爲縣字之誤也隸書縣字或作縣二形相似故縣誤爲縣漢縣竹令王君神道縣字作縣縣是其證也淮南本經篇縣聯房植縣字亦誤作縣書作歷日彌長彌亦縣也故文十四年穀梁傳縣地千里范甯注曰縣猶彌漫也賈子壹通篇彌道數千猶縣道數千也縣與彌聲近而義同故縣或作彌賈生傳彌作彌彌猶彌之通作縣也若縣與彌則聲遠而不可通矣

孝景本紀

澱者二尺

二年秋衡山雨雹大者五寸澱者二尺念孫案澱者二尺者字因上句而誤衍也雹有大小故言大者五寸若澱二尺則平地皆然不得言澱者二尺也秦始皇紀二十一年大雨雪澱二尺五寸漢書五行志宣帝地節四年五月山陽濟陰雨雹如雞子澱二尺五寸皆不言澱者二尺五寸也又五行志元帝建昭二年十一月齊楚地大雪澱五尺不言澱者五尺也初學記太平御覽天部引史記竝無者字

史記第一

史記第二

讀書雜誌三

高郵王念孫

十二諸侯年表

介江淮

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索隱曰介音界言楚以江淮為界一云介者夾也念孫案二說皆非也介者恃也言恃江淮之險也襄二十四年左傳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介亦恃也漢書五行志虢介夏陽之阨怙虞國之助介怙皆恃也顏師古曰介南粵傳欲介使者權顏師古曰介恃也阻負介三字同義隱四年左傳夫

州吁阻兵而安忍杜注
訓阻為恃說文負恃也

弗生

穆侯弗生元年念孫案生上本無弗字此後人依晉世家加之也索隱本出晉穆公生四字公字誤而釋之曰當作侯案世家名費生今晉世家或作潰生世本名弗生則生是穆公名費潰弗不同耳據此則穆侯本名生或作弗生者弗發聲耳或作費潰字異而義同也生之為弗生猶降之為不降夏本紀帝不降閔之為母涼周本紀惠世本作帝降字通母發聲皇之為弗皇魯世家惠公弗皇漢書律歷志作惠公皇上一字皆是發聲故索隱以生為穆侯名無庸加弗字也又

穆侯上脫去晉字亦當依索隱補

堵敖

堵敖躋元年念孫案堵敖本作杜敖此後人依左傳改之也索隱本出楚杜敖躋四字而釋之曰世家作莊敖今改為此劉音壯此作杜敖今改為此杜聲相近與世家乘不詳其由也據此則史記本作杜敖杜堵聲相近故左傳作堵敖莊十年其作莊敖者杜譌為壯又譌為莊耳左傳釋文亦云史記作杜敖漢書古今人表亦作杜敖不得以左傳改史記也又案集解引徐廣曰躋一作動動當為勤字之誤也齊語夫為其君勤也淮南原道

篇四支不勤今本說文艱籀文艱字艱古讀若根說見
勤字茲誤作動準根勤聲相近故艱通作勤若動與艱則聲遠而不可
通矣又杜敖上脫楚字亦當依索隱補

晏嬰大破之

齊靈公二十七年晉圍臨淄晏嬰大破之念孫案齊世
家曰晉使中行獻子伐齊齊師敗靈公走入臨菑晏嬰
止靈公靈公弗從此文晉圍臨淄下傳寫殘缺僅餘晏
嬰二字其大破之三字則因下一行晉表內圍齊大破
之而衍晉表以晉為主故言圍齊大破之齊表以齊為主齊為晉所破則不得言大破之故知此三字
為衍文也明程一枝史詮反以晏嬰二字為衍文謬矣

立其弟

齊簡公四年田常殺簡公立其弟為平公念孫案弟下
本有驚字驚平公名也索隱本出弟驚二字注曰五高
反平公也齊世家田完世家竝云立簡公弟驚則有驚
字明矣今本脫去驚字而移索隱於下文齊平公驚元
年之下又改其文曰驚音五高反而刪去平公也三字
其失甚矣

六國表

取小邑 令

秦孝公十二年初取小邑為三十一縣句令此字上為
有脫文為

田開阡陌念孫案取小邑當為聚小邑字之誤也秦本
 紀曰并諸小鄉聚句集為大縣彼言集此言聚其義一
 也令上有脫文秦本紀曰集為大縣縣一令商君令字
 絕句不與下文連讀下文為田開阡陌別為一事秦本
開阡陌封疆為上皆無令字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率將

棘蒲剛侯陳武以將軍前元年率將二千五百人起薛
 念孫案率將二千五百人當依漢表作將卒二千五百
 人上文陽夏侯陳豨以特將將卒五百人即其證今本

將卒二字誤倒卒字又誤作率隸書率字或作率見漢

造孔廟禮器碑形與卒相似因誤矣投壺卒投大戴禮卒誤作

匡篇誤作率

蠱逢

曲城圉侯蠱逢念孫案蠱逢當依漢表作蟲達字之誤

也春秋成五年同盟于蟲牢春秋繁露竹林篇蟲誤作

蠱明堂位注刻之為雲氣蟲獸晏子春秋外篇東海

有蟲巢於蟲曉後漢書馬融傳乃命壺涿驅水蟲今本

蟲字竝誤作蠱達字本作逢逢隸或作逢二形相似

古有蟲姓無蠱姓廣韻漢功臣表則蠱為蟲之誤明矣

索隱本作蟲達注曰蟲音如字楚漢春秋云夜侯蟲達

蓋改封也今本并注文亦改為蠱唯達字且刪去蟲音

如字四字其失甚矣汲古閣所刻索隱單行本初刻作

張越

任侯張越索隱本作張成注云漢表作張越引之曰史

記作成者戊之誤也戊今作鉞戊與越同音故漢表作越戊

與成相似故史記誤作成隸書戊成二字極相似若史

記本是越字不得誤作成矣後人依漢表改成為越又

刪去索隱漢表作張越五字而史記之原文遂不可復

考

彭祖

戴敬侯彭祖念孫案彭祖上脫秋字廣韻秋字注曰又

姓宋中書舍人秋當索隱本作秋彭祖注曰漢書作祕

音轡今檢史記諸本竝作秋今見有姓秋氏據此則史

記本作秋與漢書不同今本脫去秋字又依漢書改索

隱之竝作秋為竝作祕秋氏為祕氏斯為謬矣

惠景閒侯者年表

侯劉揭

陽信侯劉揭念孫案侯上脫夷字夷謚也索隱本有夷

字漢表同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將卒 官卒將

將卒以次封矣。念孫案將卒當為將率率即帥字也。又馮唐傳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卒將卒亦率之譌。集解引晉灼曰百人為徹行亦皆帥將也。索隱曰案國語闔閭卒百人為徹行行頭皆官帥賈逵云百人為一隊官帥隊大夫也。舊本帥字竝譌作帥今據索隱單行本改正是官率即官帥。漢書馮唐傳正作帥也。隸書率字或作率形與卒相近因譌為卒。陸賈傳率不過再三過漢書率作卒漢書嚴助傳美將率之功今本率譌作卒又君奭率惟茲有陳史記燕世家率作卒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

侯劉章 侯劉忠 侯劉延年 侯劉買 侯

劉成

念孫案東野侯劉章侯上脫戴字繁安侯劉忠侯上脫夷字鄙侯劉延年侯上脫安字春陵侯劉買侯上脫節字餅侯劉成侯上脫敬字皆當依漢表及索隱本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

元鼎六年

念孫案此年缺御史大夫位漢書百官表漢紀孝武紀竝曰元鼎六年齊相卜式為御史大夫索隱本出御史大夫式五字注曰卜式也當據補

禮書

疏房牀第

疏房牀第所以養體也。念孫案宋本游本牀第下竝有几席二字。荀子禮論篇作疏房檎須越席牀第几筵。則此當有几席二字。

臭蒞

側載臭蒞所以養鼻也。劉伯莊音義曰：臭，香也。引之曰：臭當為臭字之誤也。說文：臭，古文以為澤字。澤謂澤蘭也。士喪禮記：茵著用茶，實綏澤焉。鄭注曰：澤，澤蘭也。取其香。澤字古文作臭。故香草之澤亦作臭。上言椒蘭芬

蒞所以養鼻，此言側載臭蒞所以養鼻。臭蒞即蘭蒞也。

荀子作畢蒞。正論篇同。畢即澤之借字。

士出外要節

孰知夫士出外要節之所以養生也。索隱曰：志士推誠守外要立名節，仍是養生安身之本。念孫案士即出字之譌。隸書出字或省作士，故款字省作款，數字省作款。貴字省作賣，經傳中士出二字亦往往譌溷。夏本紀稱禮五帝德篇作稱以上七，呂后本紀齊內史士徐廣曰一作出，僖二十五年左傳謀出曰原將降矣，呂氏春秋為欲篇謀出譌為謀士，荀子大略篇君此作士出外要節者，一本作士，一本作出，而後人誤合之耳。荀子無士

字是其明證矣

一本引出面對人將合之耳皆平無土

然而兵始於巫涉集解許慎曰巫涉地名也念孫案巫

涉當依荀子議兵篇作巫沙字之誤也墨子備城門篇

誤作韓詩外傳淮南兵略篇竝與荀子同今本淮南注

即集解所楚策亦云巫沙之事外者以千數巫沙地名此

函及士大夫

郊疇乎天子社至乎諸侯函及士大夫集解曰函音含

索隱作啗云啗音含含謂包容鄒誕生音徒濫反今按

大戴禮作導及士大夫導亦通也今此為啗者當以導

與蹈同後其字足失止唯有口存故使解者穿鑿也錢

氏曉徵史記攷異曰予謂函及者覃及也說文弓譚也

讀若含函從弓得聲亦與譚同義古文導與禫同士喪

禮中月而禫古文禫作導說文椈讀若三年導服之導

亦謂禫服也導與禫通則亦與覃譚通而啗又與譚同

音是文異而實不異小司馬疑啗為蹈之譌由不知古

音之變易也啗從啗啗從啗念孫案錢謂導與覃通導

及士大夫即覃及士大夫是也大雅蕩篇曰覃及鬼方

爾雅曰覃延也言社自諸侯延及士大夫也函當為啗

今作啗字從啗得聲是啗與啗古同聲故鄒誕生本作

啗即召之異文也。啗與覃古亦同聲。故鄒本之啗及。即詩之覃及也。錢以函及爲覃及。非也。函訓爲容。非覃及之義。函與啗亦不同聲。若本是函字。無緣通作啗也。召字本作函形。與函相似。因譌爲函。裴駟司馬貞音含。又訓爲包容。皆失之也。後人多見函。少見召。故經史中召字或譌作函。說見經義述聞。若合而函吾中下。

上大羹

故尊之上元尊也。俎之上腥魚也。豆之上大羹。一也。念孫案上大羹。本作先大羹。今作上者。涉上二句而誤也。索隱本正文作先。注文亦作先。今則并注文亦改爲上。

矣。荀子禮論篇。大戴禮禮三本篇。竝作先。上文云。大饗上元尊。俎上腥魚。先大羹。此其明證矣。

廣鶩 不外是以 性守

步驟馳騁廣鶩。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索隱正義皆斷步驟馳騁廣鶩。不外爲句。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爲句。索隱曰。言君子之性守正。不慢遠行。如常守宮庭也。正義略與索隱同。念孫案二說皆非也。廣鶩當爲厲鶩。字之誤也。經傳中厲廣二字。往往相亂。月令。天厲飭。淮南。時則篇。作厲服。廣飾。莊子。春秋。季秋。篇。作厲服。似世乎。崔謨本。厲作廣。史記。平津侯傳。厲賢子。祿。徐廣曰。厲一作廣。儒林傳。以廣賢材。漢書。廣作厲。隸書。厲字。漢書地理志。齊郡廣說。文水部注。廣譌作厲。

或作厲

漢議郎元賓碑揚清厲於海內形與廣相近因

譌為廣厲字本作駕廣雅曰駕驟馳騫奔也說文駕

次弟馳也玉篇力世切古通作厲楚辭遠遊颯弭節而

高厲是也步驟馳騁厲騫皆兩字平列若作廣騫則非

其指矣是以當為是矣聲之誤也是矣二字上屬為句

是謂禮也言君子率禮不越步驟馳騁厲騫皆不外乎

此也若讀至外字絕句而以是二字下屬為句則文

不成義矣君子之性守宮庭也性守當為塵字亦字之

誤也隸書塵字或作堙魏風伐檀釋文曰塵本亦作堙

堙而不稅形與性相近守字形亦相近故塵字譌為性守塵

與壇古字通

周官塵人故書塵作壇杜子春讀壇為塵

壇鄭司農云

塵字即壇字也壇堂基也

獨斷曰壇謂築土起堂字

屋邊也荀子儒效篇曰君子言有壇字行有防表漢書

禮樂志郊祀歌曰神之掄臨壇宇鹽鐵論散不足篇曰

無壇宇之居廟堂之位此言君子率禮不越如在壇宇

宮庭之中也壇宇宮庭皆指宮室言之若云性守宮庭

則文不成義矣君子上當有是字今本脫去則與上文

義不相屬荀子禮論篇曰步驟馳騁厲騫不外是矣是

君子之壇宇宮庭也足證今本之誤儒效篇又曰高之

外是矣是君子之所以

曲直得其次序

於是中房皇周淡曲直得其次序引之曰直字後人所加索隱曰委曲得禮之序則曲下本無直字明矣荀子正作曲得其次序

樂書

樂之容

欣喜驩愛樂之容也念孫案容當依樂記作官字之誤也鄭注曰官猶事也正義用鄭注為解又引賀瑒云八音克諧使物欣喜此樂之事迹也則正文本作官明矣今本正義亦誤作容則與猶事也之訓不合

知禮樂之道

知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念孫案知當依樂記祭義作致此後人妄改之也正義曰極致禮樂之道則本作致明矣

何道出

師涓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亾國之聲也不可聽平公曰何道出念孫案此本作是何道出是此也道從也言此聲何從出也脫去是字則文義不明太平御覽地部引此作是何道出韓子十過篇作此奚道出舊本奚道譌作道奚今據本書及論衡改論衡紀妖篇作此何道出皆其

證也

律書

言陽氣之危垝

東至於危危垝也言陽氣之危垝故曰危十月也念孫案言陽氣之危垝垝上本無危字此是訓危為垝故曰危垝也言陽氣之垝爾雅曰垝毀也言陽氣至十月而毀也今本垝上有危字即因上危垝也而誤衍耳

主風吹萬物而西之軫

清明風居東南維主風吹萬物而西之軫念孫案軫上當有至於二字主風吹萬物而西之為句至於軫為句

上文云東壁居不周風東主辟生氣而東之至於營室自此以下皆有至於二字是其證

麻書

又不由人

正不率天又不由人則凡事易壞而難成矣念孫案正與政同又不由人本作亦不由人今作又者後人以意改之耳索隱本作亦不由人注云此文出大戴禮今本大戴禮誥志篇作下不由人下即亦字之誤則作亦者是也

度驗

名察度驗定清濁引之曰名察度驗漢志作名察發斂
應劭曰名節會察寒暑致啟閉分至孟康曰春夏爲發
秋冬爲斂晉灼曰蔡邕天文志渾天名察發斂以行日
月以步五緯又周髀算經冬至夏至者曰道發斂之所
生也趙君卿曰發猶往也斂猶還也則當作發斂爲是
史記作度驗者發字古通作廢說見平原君傳其草書與度相
似又涉上文星度而誤耳斂驗聲相近故字亦相通下
文曰今日順夏至黃鍾爲宮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
爲羽姑洗爲角自是以後氣復正羽聲復清名復正變
以至於日當冬至則陰陽離合之道行焉是律之清濁

出於氣之發斂故曰名察發斂定清濁無取於度驗也
薛瓚以爲題名宿度候察進退乃不得其解而曲爲之
說

然

然蓋尙矣念孫案然猶是也此承上文言黃帝作麻之
事如是是蓋尙矣漢書作然則上矣亦謂是則上矣也
范望注太元務測曰然猶是也傳靳郿成傳贊曰郿成
侯周縹操心堅正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
此有傷心者然可謂篤厚君子矣亦謂是可謂篤厚君
子也

歲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

太初元年歲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索隱曰聚音陬謂月值畢及陬訾也畢月雄也聚月雌也錢氏攷異曰爾雅月在甲曰畢正月為陬十一月為辜此冬至之月建子月也月陽在甲當云畢辜而云畢聚者聚與陬古文通用天正之月亦可云陬也索隱謂月值陬訾則是建寅之月非冬至矣引之曰此殷麻也續漢書律麻志論曰顓頊麻元用乙卯殷用甲寅又載劉洪上言曰甲寅元天正正月甲子朔旦冬至七曜之起始于牛初乙卯之元人正己巳朔旦立春

三光聚天廟五度是顓頊麻以乙卯年之立春為元而以其月為正月殷麻以甲寅年之冬至為元亦以其月為正月也正月為陬而在甲曰畢故日月名畢陬漢書律麻志曰太初元年前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歲在星紀婺女六度故漢志曰歲名困敦困敦太歲在子之名麻之丙子說殷麻之甲寅即顓頊詳太歲攷正月歲星出婺女班氏引漢志以證十一月歲星在婺女則所謂正月者正謂十一月也蓋漢初用顓頊麻以建寅之月為正月麻元起於立春至武帝太初元年改麻太史公自序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麻始改而用殷麻建子之月為正月麻元起於冬至是年五月正麻仍用

殷歷之十一月冬至為元而正月之在寅月則又參以
顓頊歷法漢書武帝紀太初元年夏五月正曆曰正為歲首師古曰謂以建寅之月為正也故
太初元年之正月為建子之月而二年之正月即為建
寅之月也漢書武帝紀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
至不稱正月者據太初歷追改之耳唯律歷志所引漢
志尚存正月之文

焉逢攝提格太初元年

焉逢攝提格太初元年引之只當作端蒙單闕下文端
蒙單闕當作游兆執徐自此以下皆後人所改當以次
更正說見太歲攷

商橫涖灘

商橫涖灘單行索隱本作商橫赤奮若下文尙章大淵
獻作尙章困敦焉逢困敦作焉逢大淵獻端蒙赤奮若
作端蒙汭漢引之曰此殷歷也故與爾雅歲名不同今
本既以爾雅改史記又并索隱而改之大謬說見太歲
攷

祝犁大荒落四年建始四年

祝犁大荒落四年引之曰此七字乃後人所加說見太
歲攷

端梅蒙

端旃蒙者年名也念孫案爾雅之旃蒙史記作端蒙此作端旃蒙者後人妄記旃字因誤入正文耳

天官書

斗魁

在斗魁中貴人之牢念孫案魁上本無斗字此因集解內在斗魁中而誤衍也此云在魁中下文云魁下六星皆承上斗魁而言無庸更加斗字索隱本無斗字漢書天文志亦無

名曰三能

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念孫案名字後人所

加此書稱星名皆言曰某無言名曰某者索隱本無名字太平御覽天部引此亦無名字漢書天文志同

順入軌道

月五星順入軌道索隱曰韋昭云謂循軌道不邪逆也順入從面入也正義曰謂月五星順軌道入太微庭也念孫案順入二事也軌道又一事也順入者韋氏以爲從面入是也軌道者軌猶循也謂月五星皆循道而行不効出也賈子道術篇曰緣法循理謂之軌是軌與循同義漢書賈誼傳諸侯軌道謂循道也後漢書襄楷傳熒惑入太微出端門不軌常道謂不循常道也下文曰

其逆入若不軌道索隱引宋均云逆入從東入不軌道不由康衢而入也逆入為一事不軌道又為一事此尤其明證矣

水水

火入旱句金兵句水今本此下載索隱曰謂火金水入五潢則各致此災也宋均云不言

木土者木土德星於此不為害故也水此字上屬為句中有三柱句念孫案火入

旱金兵水水者謂火入五潢則為旱金則為兵水則為

水也漢書天文志曰辰星入五車大水中有三柱者謂五潢中有三柱

也索隱謂火金水云云本在水水之下今本列入上水字之下下水字之上而讀金兵水為句水中有三柱為

句大謬

水患

五星犯北落入軍軍起火金水尤甚火軍憂水患念孫案水患當作水水患言水犯北落入軍則有水患也上文火入旱金兵水水即其證今本脫一水字則文不成義漢書天文志正作水水患

可以重致天下

填星所居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國可以重致天下今本脫以字上文歲星云可以義致天下熒惑云云可以禮致天下下文太白云可以兵從天下辰星天下今據補正義曰言五星皆從填星其下之國倚重

而致天下漢書天文志凡五星所聚宿其國王天下從
歲以義從熒惑以禮從填以重從太白以兵從辰以法
韋昭解從填以重曰謂以威重得念孫案韋氏張氏皆
未曉重字之義重猶厚也高誘注秦策及呂氏春秋振
亂篇竝曰厚重也又注呂氏春秋盡數篇及淮南傲真
篇竝曰重厚也是厚重二字同義填星為土土德厚重
虞翻注復卦曰坤為厚又注繫辭傳曰坤為重故五星從填星則其下之國可
以厚重之德致天下也開元占經五星占引春秋運斗
樞曰填星帥五精聚于中央黃帝以重厚賢聖起又引
石氏星經曰填星所在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之

國可以重德致天下天官書即本於此重下無德字者
省文耳上文曰填星主德德即重
也皆其明證矣

若水

木星與土合為內亂饑主勿用戰敗水則變謀而更事
火為旱金為白衣會若水錢氏攷異曰若水當作若木
念孫案錢說非也若水二字文與上屬不與下屬金為
白衣會若水者水謂水災也漢書高祖紀注曰若及也
言木與金合則為白衣會及水災也上文曰填星失次
下二三宿曰縮有后賊其歲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下
文日月蝕歲星其宿地饑若亾文義竝與此同漢書天

文志作歲與太白合則為白衣之會為水開元占經五星占引巫咸曰太白與歲星合為白衣之會為水此皆其明證矣
為北軍軍困舉事大敗
火與水合為燄與金合為鑠為喪皆不可舉事用兵大敗土為憂主孽卿大饑戰敗為北軍軍困舉事大敗念孫案上既言戰敗下不當復言北軍為北軍上當有水字言火與水合則為北軍軍困舉事大敗也漢書天文志熒惑與辰合則為北軍用兵舉事大敗晉書天文志火與水合為北軍用兵舉事大敗皆其明證矣

疾

太白所居久其鄉利疾其鄉凶集解引蘇林漢書注曰疾過也念孫案正文疾字本作易集解引蘇林注是解易字之義非解疾字之義疾行而過謂之易故蘇林訓易為疾過漢書天文志太白所居久其國利易其鄉凶蘇林解易字曰疾過也是其明證矣開元占經太白占引石氏星經曰太白所居久其鄉利易其鄉凶此即天官書所本天官書又曰填星其居久其國福厚易福薄徐廣曰易猶輕速也天文志又曰歲星出而易所當之國是受其殃皆足與此易字互相證明矣後人誤讀疾

過也之注遂改正文易字為疾不知蘇林自訓易為疾過非訓疾為過也

天矢

色白五芒出蚤為月蝕晚為天矢及彗星將發其國念孫案天矢當從宋本作天天字之誤也天與祆同字亦作妖書傳中祆祥字多作妖周本紀後宮童妾所弃妖子徐廣曰妖一作天莊子大宗師篇善妖善老釋文妖本又作天漢書天文志作天祆開元占經太白占引甘氏占曰太白色白五芒出早為月食晚為天妖及彗星是其證又下文辰星出蚤為月蝕晚為彗星及天矢天文志作天妖則矢字亦是天字之誤宋本亦誤作矢

而會益盡

而會益盡為主位念孫案而讀曰如益即盡字之誤而衍者也漢志作不然會盡為主位盡上無益字是也不然二字亦有誤而會盡為主位者如日會盡則其咎在主位也故漢書天文志引夏氏日月傳曰日會盡主位也不盡臣位也或以而為衍字非是

毛羽

枉矢類大流星蛇行而倉黑望之如有毛羽然念孫案毛羽本作毛目後人以意改之耳漢書晉書竝作毛目又開元占經妖星占引巫咸及海中占亦作毛目又引

春秋合誠圖曰枉矢者射星也水流蛇行含明故有毛目考工記斲人注妖星有枉矢者蛇行有毛目疏引考異鄧曰枉矢狀如流星蛇行有毛目今本毛目二字竝誤作尾因據宋本嘉靖本十行本改此皆其明證矣太平御覽咎徵部二引史記正作毛目

前方而後高兌而卑

前方而後高兌而卑者郤兌與銳同漢書天文志作前方而後高者銳後銳而卑者郤晉志作前方而高後銳而卑者郤武進顧子明曰下文云氣相遇者卑勝高兌勝方卑與高對兌與方對當依晉志作前方而高後兌而卑

者郤今本史記高後二字互易漢書則高上行後字高下又衍者銳二字

卿雲見

卿雲見喜氣也念孫案卿雲下本無見字此涉下文見字而誤衍也凡言某星見某氣見者其下文必有吉凶之事見上文此是以喜氣釋卿雲猶言卿雲者喜氣也卿與慶同慶即喜也若加一見字則隔斷上下文義上文景星者德星也若改爲景星見德星也其可乎藝文類聚祥瑞部引此有見字漢書天文志有見字皆後人依誤本史記加之初學記天部太平御覽天部人事部休徵部引史

記皆無見字，晉書天文志曰：慶雲亦曰景雲，此喜氣也。書大傳注曰：天文志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爲卿雲，此和氣也。此雖小變其文，而亦無見字，蓋喜氣和氣皆是釋卿雲二字，不當有見字也。

則

有日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敗，如倉頃，小敗熟五斗米頃，大敗則風復起，有雲，其稼復起，念孫案則者，若也。言若風復起有雲，則其稼復起也。古者則與若同義。高祖紀曰：今聞章邯降項羽，項羽乃號爲雜王，王關中。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言，今若來也。三年問曰：今是大

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言若失喪其羣匹也。荀子議兵篇曰：大寇則至，使之持危城，則必畔，遇敵處戰，則必北，言大寇若至也。趙策曰：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歿矣，言彼若肆然而爲帝也。燕策曰：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言若不可也。韓詩外傳曰：臣之里，有夫歿三日而嫁者，有終身不嫁者，則自爲娶，將何娶焉，言若自爲娶也。項羽紀：項王謂曹咎等曰：謹守成皋，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高祖紀作：若漢挑戰，此尤其明證矣。漢書天文志無則字者，省文耳，或

以則為衍字失之

占種其所宜

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其所宜顧子明日下其字因上其字而衍漢志無

鹿解角

鹿解角念孫案鹿當從天文志作麋字之誤也夏至鹿解角冬至麋解角諸書皆然太平御覽時序部引史記亦作麋解角

歲星所在五穀逢昌其對為衝歲乃有殃

略以知日至要決晷景歲星所在五穀逢昌其對為衝

歲乃有殃張守節斷晷景歲星所在為一句說曰言晷

景歲星行不失次則無災異五穀逢其昌盛若晷景歲

星行而失舍有所衝則歲乃有殃禍災變也念孫案張

說非也晷景上屬為句略以知日至要決晷景者此言

日至測晷景之事也自歲星所在以下別為一事與晷

景無涉漢書天文志無歲星所在四句歲星所在者謂歲星所居之地

非謂晷景歲星行不失次也五穀逢昌者逢與豐古字

通玉藻縫齊倍要鄭注曰縫或為逢或為豐周語道而得神是謂逢福說苑辨物篇逢作豐又淮南天文篇

見逢昌即豐昌非謂逢其昌盛也其對為衝者言與歲

星所居之地相對則為衝衝者相對之名上文曰國皇星所出其下起兵兵彊其衝

不利又曰入風各與其衝對課假如歲在壽星則降婁為衝歲在大火則大梁為衝非謂晷景歲星行而失舍有所衝也地當歲星之衝則有殃襄二十八年左傳歲弃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身帑周楚惡之杜注曰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失次於北禍衝在南淮南天文篇曰歲星之所居五穀豐昌其對為衝歲乃有殃是其明證矣

天道命

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念孫案天道命當作天道性命論語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此本論語為說則命上當有性字正義內兩言天道性命是其明證矣孔子世家亦曰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

河戒

朝鮮之拔星弗于河戒單行索隱本及宋本游本竝如是而王本則於河下缺一字載索隱曰天文志武帝元封之中星孛于河戒東遇反今本漢志誤作戌亥之戌其占曰南戌為越門北戌為胡門又曰其河戌即南河北河也字竝作戌宋本游本正文雖作戒而所載索隱皆作戌與王本同若各本及毛刻單行索隱本則盡改為戒矣引之曰作戌者是也戌讀戌申戌甫之戌說文戌守邊也戌訓守邊故南戌為越門北戌為胡門晉書隋書天文

志竝云南河曰南戍北河曰北戍開元占經南北河戍字前後凡百餘見皆作戍不作戒其歲星熒惑太白辰星四占竝引石氏曰守南河戍蠻夷兵起邊戍有憂太白占又引甘氏曰太白守北河戍邊戍有謀流星占引巫咸曰流星犯南河蠻夷兵起防戍有憂彗星占引海中占曰彗星犯南河蠻越兵起邊戍有憂然則河戍之戍本作邊戍字明甚上文鉞北北河南南河正義曰南河三星北河三星分夾東井南北置而為戍今本正義人所改也戍可言置戒不可言置南河南戍一曰陽門亦曰越門北河北戍一曰陰門亦曰胡門置而為戍者謂置守邊之亭

障也

襄十年左傳注脩其城而置戍

故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黃帝

占曰南北河戍一名天高一名天亭義取戍邊之人登亭障以俟望也唐書天文志曰一行以為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戍北戍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大華逾河竝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滅貊朝鮮是謂北紀所以限戎狄也南戍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漢攜武當荆山至于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也故星傳謂北戍為胡門南戍為越門以上唐書天文志一行所論正取邊戍

之義其字亦當作戍且一行開元中受詔治新麻與司
馬貞張守節及作開元占經之瞿曇悉達皆同時人斷
無諸家河戍字不誤而一行獨誤作戒之理自傳寫者
誤書作戒而文義遂不可通隸書戒字或作戒與戍相似而誤淺人襲
謬承譌反以作戒者為正文而改史記之河戍以從之
則惑矣唯漢晉隋志未改且戒界二字古不同聲自唐以前之
書無以此二字通用者後人不知戒為戍之譌而以兩
戒為兩界此誤之又誤也戒於古音屬志部界從介聲於古音屬祭部自韻書以戒界混為一音而宋人遂以兩戒為兩界矣志祭二部古不相通說見經義述聞終不可用也下錢氏史記攷異誤從作戒之本至作養新錄又謂戒當為戍戍

古鉞字而引東井西曲星口鉞鉞北北河南南河為證
并欲改天文志星孛于河戍之戍為戍案北河在鉞北
南河在鉞南則鉞非南北河不得謂南北河為河鉞也
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郝萌曰兩河戍與戍俱為帝
闕上為邊戍之戍下為斧戍之戍較然甚明若改作兩
河戍則不須更言與戍矣且鉞只一星何得稱兩河鉞
乎錢說非也

封禪書

遂觀東后

遂觀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念孫案觀本作見史公述尙

書母以詰訓之字相代故五帝紀云遂見東方君長此云遂見東后東后者諸侯也以遂代肆以見代覲以君長代后又以諸侯釋后二篇之文可以互證矣後人依尙書改見爲覲不知五帝紀正作見且上文見四岳諸牧亦是以見代覲也又案漢書郊祀志卽本史記而亦云遂見東后則史記之本作見益明矣

羨門子高 最後

而宋母忌正伯僑充尙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念孫案羨門子高高上本無子字此因索隱內羨門子高而誤衍也索隱本出羨門高三字注曰秦始皇使盧生求羨

門子高是也則正文內無子字明矣郊祀志亦無子字又案索隱曰最後猶言甚後也服虔說止有四人是小顏云自宋母忌至最後凡五人劉伯莊亦同此說非也念孫案以最後爲人名者是也皆燕人三字乃總承上文之詞若以最後爲甚後則與上下文義皆不相屬

矣最疑取字之誤

說文取積也徐鍇曰古以聚物之聚爲取殷本紀大取樂戲於沙邱集解

徐廣曰取一作聚周本紀則固有周聚以收齊集解徐廣曰聚一作取今本取字並誤作最又周本紀之周聚東面周策並誤作周最趙世家之顏聚趙策誤作顏最又樂記會以聚眾鄭注聚或爲取今本亦誤作最

唐賦有方之士羨門高谿上成鬱林公樂聚穀聚與取古字通穀有穀音鼓與後聲相近疑史記之最後卽高

唐賦之聚穀也

黃金銀

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念孫案銀上本有白字後人以金有五色故言黃金以別之銀唯一色不須言白故刪去白字耳不知書傳言白銀者多矣且黃金白銀相對為文少一白字則文不成義世說言語篇注文選思元賦注結客少年場行注石闕銘注藝文類聚居處部靈異部初學記地部山類海類俱引釋道部寶器部太平御覽地部珍寶部引此皆有白字郊祀志無白字亦後人所刪秦始皇紀正義引郊祀志亦有白字

賽

冬賽禱祠念孫案賽本作塞古無賽字借塞為之說文無賽

字新附有之急就篇謁禱塞禱鬼神寵顏師古曰塞報福也管子小問篇合豐社塞禱墨子號令篇寇去事已塞禱韓子外儲說右篇秦襄王病百姓為之禱病愈殺牛塞禱漢書武五子傳亦云殺牛塞禱周官都宗人注祭謂報塞也漢無極山碑索隱本出冬塞二字注云塞各白羊塞神山又見下

音先代反與賽同賽今報神福也今本正文注文俱改為賽又刪去與賽同三字其失甚矣漢書郊祀志亦作塞篇內賽字竝同

熒惑太白歲星填星

熒惑太白歲星填星念孫案填星下脫辰星二字當依

郊祀志補趙星與星余將案與星不知星二字當於

春三月及時臘

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三月及時臘祠社稷以羊豕念孫案三月當從郊祀志作二月臘上不當有時字此因上文歲時字而衍郊祀志無時字

釋

古者先振兵釋旅念孫案釋本作澤故徐廣音義曰古釋字作澤高祖功臣侯者表張節侯毛澤之亦作澤之惠景開侯者表襄成侯韓澤之漢表作澤之又周頌載芟篇其耕澤澤正義引爾雅作釋釋夏小正農及雪澤考工記水有時以疑有時以澤管子形勢篇莫知其為之莫知其澤之並與釋同孝武紀亦作澤後人改澤為釋則與

音義相左矣下文澤兵作釋兵亦是後人所改

平津書

後緇恥辱

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緇恥辱念孫案緇上本無後字後人以意加之耳漢書食貨志作先行誼而黜媿辱師古曰以行誼為先以媿辱相黜也黜與緇同緇上加一後字則文不成義矣

賈滅朝鮮

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索隱曰彭吳人姓名滅朝鮮彭吳始開其道而滅之也史記攷異曰案漢書武帝

紀元朔元年秋東夷歲君南閭等口二十八萬人降爲
蒼海郡三年春罷蒼海郡元封三年滅朝鮮相距二
十年不得并爲一事且滅朝鮮者爲荀彘楊僕亦無彭
吳賈其人也漢書會貨志但云彭吳穿穢貊朝鮮置滄
海郡較之史記爲確予又疑滅字當爲滅字之譌滅與
歲穢同賈讀爲商賈之賈謂彭吳與滅朝鮮賈易因得
通道置郡也小司馬謂彭吳始開其道而滅之非是念
孫案錢以滅爲滅之譌是也賈仍當依漢書作穿顏師
古曰本皆荒梗始開通之故言穿是也上言唐蒙司馬
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此亦言彭吳通道東夷置

滄海郡非謂與滅朝鮮賈易也隸書穿字或作窆形與
賈相近因誤爲賈漢張氏穿中記本造此穿者穿字作
窆是其證也

通適

故吏皆通適合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念孫案皆通適三
字文不成義通卽適字之誤而衍者也索隱本無通字
會貨志亦無

吾有羊上林中

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念孫案羊下脫去在字當
依漢書卜式傳補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獸部引史記竝

有在字

楊可

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念孫案楊可二字，後人依下文加之也。會貨志作於是告緡錢縱矣。顏師古曰：縱，放也。放令相告言也。無楊可二字，索隱於此處無注。至下文楊可告緡徧天下，始云楊姓，可名也。則此處本無楊可二字，明矣。

郡國

郡國多姦鑄錢，念孫案郡國下脫民字，索隱木出人多

姦鑄錢五字，人即民字也。會貨志作郡國鑄錢，民多姦鑄，是史記漢書皆有民字。

市列肆

今宏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念孫案市列下本無肆字，此涉索隱內市肆而誤衍也。市列，即肆也。故襄三十年左傳注曰：羊肆，市列也。無庸更加肆字。索隱本作坐市列，注曰：謂吏坐市肆行列之中，此是加肆字以申明其義，非正文內本有肆字也。會貨志亦作坐市列。顏師古曰：市列，謂列肆，是史記漢書皆無肆字也。鹽鐵論內無事乎市列，外無事乎山澤。漢書西域傳，屬賓國有市列。

二字注曰感讀爲憾字省耳胡暗反今既改正文爲憾
又改注文曰憾或作感字省耳亦讀爲憾又音胡暗反
其失甚矣襄二十九年左傳美哉猶有憾釋文正作感
爾而忘句踐殺女父乎念孫案此當作而忘句踐殺女
父乎而卽爾也定十四年左傳作而忘越王之殺而父
乎是其證今作爾而者後人依五子胥傳旁記爾字因
誤入正文也董份謂上爾字呼之下而字連下則從爲
之辭耳

齊太公世家

高樞王念孫

崔杼歸

崔氏婦自殺崔杼歸亦自殺念孫案歸上木有母字母
與無同凡史記有無字多作毋索隱本出崔杼母歸四
字注曰母音無襄二十七年左傳至則無歸矣乃縊呂
氏春秋慎行篇崔杼歸無歸因而自絞也皆其證宋本
母作無而刪去索隱母音無之注今本又脫無字

魯周公世家

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

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念孫案此文
當有二本一本作一飯三起一本作一飯三吐哺而後

人誤合之也太平御覽人事部沐類賢類禮賢類待士類引此竝作一飯三起以待士而無吐哺二字此一本作三起之證也後漢書陳元傳注引作一飯三吐哺以待士而無起字此一本作三吐哺之證也考諸書所記言三起者則不言吐哺言吐哺者則不言三起今既言吐哺而又言起則詞意重沓且一本作三起者本以一飯三起爲句而以待士三字則總承上二句言之今作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則當斷一飯三吐哺爲句而以起字下屬爲句起以待士斯爲不詞矣

所知

不干所問不犯所知念孫案知當爲咨聲之誤也所問所咨皆承上文而言周語正作所咨

哀姜

文公有二妃長妃齊女哀姜念孫案索隱本哀姜上有爲字於義爲長

衢

遇孟武伯於衢念孫案衢本作街此後人依左傳改之也索隱本作街注曰有本作衛者非也左傳於孟氏之衢案街衢字形相近故街誤爲衛索隱引左傳孟氏之衢者以明其當作街不當作衛非正文本作衢也若正

文本作衢不得誤為衛矣又案爾雅四達謂之衢說文街四通道也則街即是衢史公述春秋傳多以詰訓之字相代後人改街為衢失史公之意矣

燕召公世家

恫恐

國大亂百姓恫恐燕策作恫怨下文眾人恫恐燕策姚案作恫恐者是也作恫怨者後人不曉恫恐之義因據大雅思齊篇改之耳索隱曰恫痛也恐懼也念孫案小司馬分恫恐為二義非也恫亦恐也與神罔時恫之恫異義蘇秦傳秦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小司馬以恫為恐懼是

也疑亦恐也或言恫恐或言恫疑其義一也說見後洞疑下

北迫 內摺

燕北迫蠻貉內摺齊晉念孫案北當為外字之誤也隸書外字或作外見漢司隸校尉魯峻碑形與北相近因誤為北外迫內摺相對為文蠻貉故言外齊晉為中國諸侯故言內若云北迫則與下句不對矣又索隱曰摺交雜也又作鎔劉氏云爭陌反各本爭陌反論作爭鎔也今據索隱單行本訂正案劉音是也摺者迫也字本作箝說文箝迫也小雅雨無或作箝周官典同多聲箝鄭注曰聲迫箝又作進文選歎逝賦注引聲類曰進迫也釋名曰箝進也編

竹相連史記漢書通作摺漢書梁孝王傳李太后與爭
迫進也史記漢書通作摺漢書梁孝王傳李太后與爭
門摺指史記晉灼曰摺置字俗以為笮耳師古曰謂為
門扇所笮王莽傳迫摺青徐盜賊師古曰摺讀與笮同
皆其證也外迫蠻貉內摺齊晉摺亦迫也小司馬讀為
交錯之錯失之風俗通義皇霸篇曰燕外迫蠻貊內笮
齊晉卽用史記之文

曹叔世家

如公孫彊不脩厥政叔鐸之祀忽諸

余尋曹共公之不用釐負羈乃乘軒者三百人知唯德
之不建及振鐸之夢豈不欲引曹之祀者哉如公孫彊

不脩厥政叔鐸之祀忽諸正義解末二句曰至如公孫
彊不脩霸道之政而伯陽之子立叔鐸猶尙饗祭祀豈
合忽絕之哉念孫案張說甚謬如讀為而言叔鐸非不
欲引曹之祀而無若公孫彊之不脩國政以致絕祀何
也文五年左傳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
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此云知唯德之不建又
云叔鐸之祀忽諸皆用臧文仲語

宋微子世家

為歾

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歾不恨為歾終不得治不如去念

孫案爲猶如也言如身外而國終不治不如去也古者或謂如曰爲說見韓策縱韓爲不能聽我下

爲栝

彼爲象箸必爲玉栝爲栝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念孫案爲栝亦當作爲玉栝此承上文言之不當省玉字羣書治要引此正作爲玉栝

晉世家

唐叔虞

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念孫案唐上本有晉字後人以晉唐不當茲稱故刪去晉字也今案昭元年左

傳遷實沈于大夏唐人是因以照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杜注曰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虞下文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注曰取唐君之名是唐人之季世與周武王子封於唐者皆謂之唐叔虞而武王子封於唐者寔爲晉之始祖故言晉唐叔虞以別之索隱本出晉唐叔虞四字注曰晉初封於唐故稱晉唐叔虞則有晉字明矣

文在其手

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念孫案文上脫有字當依左傳及鄭世家補初學記太平御覽天部引晉世家皆有有

字

有

尤而效之罪有甚焉念孫案有讀為又僖二十四年左傳作又又

楚世家處既形便勢有地利有亦讀為又又與既文義

相承又樂毅傳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有亦讀

為又燕策作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廉頗藺相如傳君有勢我則

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有何怨之有

亦讀為又淮陰侯傳項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

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有亦讀為又漢書吳王

濞傳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

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而

臨之則天下可并有亦讀為又凡經傳又字多作有說

見釋詞

此受次賞

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

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

力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念孫案上既云此復

受次賞則此亦當然若無復字則文義不明太平御覽

治道部引此正作此復受次賞

楚世家

坼剖

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夏念孫案剖本作副。大雅生民篇不坼不副。釋文副字逼反。正義曰坼副皆裂也。引曲禮為天子削瓜者副之是也。後人誤讀副為去聲遂不得其解。又見集解有簡狄胷剖生契之語。因改副為剖耳。說文副判也。籀文作𠩺。太平御覽人事部引史記作坼𠩺而生。是其明證矣。

越章王

少子執疵為越章王。念孫案大戴禮帝繫篇越章作𠩺。章索隱引世本作就章。𠩺字古聲與楚相近。說見唐韻正而

楚從就聲。楚然或為蹇然。蹇芻或為蹇芻。見曲禮及漢書賈誼傳則作𠩺者是也。𠩺譌為𠩺。即今斧鉞字故又譌為越。猶甯𠩺之譌為甯越矣。見淮南道應篇

使棄疾殺之

於是靈王使棄疾殺之。念孫案此當作使疾殺之。疾速也。昭四年左傳作王使速殺之。是其證也。今本疾上有棄字者。因下文公子棄疾而誤。

卑梁

初吳之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念孫案太平御覽州郡部引此卑梁下有女字是也。吳世家曰楚

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伍子胥傳亦曰兩女子爭桑呂氏春秋察微篇亦曰楚邊邑卑梁處女

偽謂楚王

楚威王令齊必逐田嬰田嬰恐張丑偽謂楚王曰念孫案偽讀曰為人謀而不忠之為言張丑為田嬰謂楚王也古作為之為通作偽故為人謀之為亦通作偽說見秦策蘇代偽為齊王曰下偽為即為謂

搏其士卒

盼子復搏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矣索隱曰搏

音搏亦有作附讀念孫案搏附二音皆非也搏當為搏字之誤也搏與專同田完世家韓馮搏三國之兵集解徐廣曰搏音專專猶并合制領之謂也吳王濞傳燕王搏胡眾入蕭關索隱曰搏音專專謂專統領胡兵此言搏其士卒以與王遇意亦同也齊策作整其士卒整與搏意亦相近作搏則非其指矣

二十年

二十年齊潛王欲為從長念孫案索隱本出二十六年四字注曰案下文始言二十四年又更有二十六年則此云二十六年衍字也當是二十年事據此則正文本

作二十六年而小司馬以為當作二十年今本依小司馬改為二十年則與注內此云二十六年之語不合故又於注首加八字云俗本或作二十六年然後接以案下文云云甚矣其謬也

鄒

鄒費邾邳者羅襲也念孫案鄒本作騶古多以騶為鄒字騶夏殷周之閒封也田完世家騶忌騶衍孟子傳齊有三騶子韓長孺傳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騶田生所漢書地理志魯國騶故邾國王吉傳能為騶氏春秋又漢有騶氏二鏡銘造孔廟禮器碑陰有騶索隱本出騶費韋仲卿蕩陰令張遷碑陰有騶叔義二字注曰鄒祕二音今本改騶為鄒則小司馬無庸作

音矣下文塞鄒魯之心孟子傳孟軻鄒人也索隱本茲

作騶班馬字類及毛晃增脩禮部韻略引孟子傳茲作騶宋本同

必萬之於虎

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之於虎念孫案必萬之於虎索隱本作必萬於虎矣於義為長

越王句踐世家

怨伐

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念孫案怨伐二字義不相屬諸書亦無以怨伐連文者伐字蓋因下文而誤衍也文選鵬鳥賦注引此無伐字

鎮

鎮撫國家念孫案鎮本作填古多以填為鎮撫字小雅
篇殿天子之邦毛傳殿鎮也釋文鎮本作填史記高祖
紀鎮國家撫百姓漢書作填孝文紀填撫諸侯天官書
填星歲填一宿齊悼惠王世家贊大封同姓以填萬民
之心蕭相國世家填撫諭告使給軍食平津侯傳宜佐
明主填撫國家太史公自序
蕭何填撫山西字茲與鎮同索隱本出填撫二字注曰
鎮音今改填為鎮而刪去其音妄矣

導諛

吳已殺子胥導諛者眾念孫案導諛即諂諛也或作道
諛莊子天地篇道諛之人是也又曰謂己道人謂己諛
人道人即諂人也漁父篇曰希意道言謂之諛是道與

諂同義故荀子不苟篇非諂諛也賈子先醒篇君好諂

諛而惡至言韓詩外傳竝作道諛諂與導聲之轉諂諛

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及禮書召及士大夫索隱本作

及荀子禮論篇作道及案召字當讀為章禫服之為導

及鬼方之章集解本召為鄭注古文禫或為導卷大記禫

服而內無哭者注禫或作道說文因棧二字竝讀若三

年導服之或為導函棧之讀若導其理一也皆聲轉而

請成越

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念孫案文選荅蘇武書注引此
作請成於越今脫於字

不貴 不見

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豪毛而不見其睫也念孫案此文本作吾患其用智之如目見豪毛而不自見其睫也祇因患譌作貴後人不得其解遂於貴上加不字耳太平御覽引此已誤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讓也今本作貴其能以讓也此亦是患譌作貴後人因刪去不字也或增不字或刪不字皆由不知貴為患之譌耳不自見其睫今本脫自字太平御覽人事部七引此有自字下文曰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則有自字明矣韓子喻老篇杜

子諫楚莊王曰臣患王之智如目也今本患上有愚字即患字之誤而衍者又脫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語意正與此同

職

殺人而外職也念孫案爾雅職常也言殺人而外固其常也五子胥傳曰事成為卿不成而亨固其職也季布傳曰季布為項籍用職耳定元年左傳曰為宋役亦其職也上文曰故我常從宋義竝與此同

鄭世家

是率諸侯

齊疆而厲公居櫟卽不往是率諸侯伐我內厲公念孫案是當爲且字之誤也卽若也古謂若爲卽說見匈奴傳言我若不往則齊且率諸侯伐我而納厲公也

甫瑕

使人誘劫鄭大夫甫瑕念孫案瑕本作假索隱本出甫假二字注曰左傳作傳瑕此本多假借亦依字讀是史記本作假不得以左傳改之也瑕假聲相近故字亦相通淮南精神篇審乎無瑕莊子德充符篇瑕作假檀弓公肩假漢書古今人表作公肩瑕是其證

娠大叔

當武王邑姜方娠大叔念孫案上文成王封叔虞于唐索隱引此娠大叔作動大叔是史記舊本本作動而今作娠者後人不解動字之義又以左傳作震震與娠通故改爲娠也今案娠震皆動也爾雅娠震動也郭注曰娠猶震也說文娠女妊身動也春秋傳曰后緡方娠哀元年漢書高祖紀己而有娠應劭曰娠動懷任之意左傳曰邑姜方娠昭元年今左傳作震大雅生民篇載震載夙毛傳曰震動也正義曰動謂懷任而身動也是娠震皆動也周本紀曰身動如孕者是也凡史公述尙書春秋傳多以詁訓之字相代此言方動大叔亦是以動代震

也至小司馬述本書之交例不以詰訓之字相代若本書作娠小司馬無緣改爲動也後人不知古訓而輒改爲娠失史公之意矣

趙世家

五世而生趙夙

自叔帶以下趙宗益興五世而生趙夙念孫案生當爲至言自叔帶以至趙夙凡五世也上文云自造父已下六世至奄父卽其證至與生草書相似又涉上文奄父生叔帶而誤太平御覽封建部三引此正作至

諸大夫朝

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念孫案文選辯人論注引此朝上有在字於義爲長

城不浸

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念孫案浸當爲沒字之誤也文選辯人論注太平御覽治道部引此竝作沒魏世家作湛與沈湛亦沒也秦策及韓子難篇竝作沈說苑權謀篇作沒趙策作沈又作沒

異日

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念孫案異日之文與上他日相複異日本作旦日字之誤也旦日謂夢見

美女之明日也。

漢書高祖紀注且日明日也。

夜夢美女鼓琴而歌故

明日數言所夢而想見其狀不待異日也。舊本北堂書

鈔樂部二引此正作旦日。

陳禹謨依俗本改為異日。

太平御覽樂部

八同

序往古之勳

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盡百姓之勞而序往古之勳正

義曰厚重也。念孫案張所見本作厚往古之勳故訓厚

為重。今案厚與序文義皆有未安。當依趙策作享往古

之勳字之誤也。

漢荊州刺史度尚碑厚字作虞三公山碑作虞茲與享相似。

享受也。

見僖二十三年左傳注晉語注。

言不勞百姓而坐受往古之功也。

禮也 不必古

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念孫案此當依趙策

作理世不必一道。

今本趙策理字亦譌作禮姚本云一作理。

而便國不必法

古。理世治世也。不必法古即承上文何古之法而言。商

君傳亦云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今本理世譌作禮

也。

隸書世也相似太史公自序強弱之原云以世徐廣曰一作云己也。

古上又脫法字則

文不成義。

奇行

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則是

吳越無秀士也。索隱解上二句曰。鄒魯好長纓是奇服

也服非其志皆淫僻也而有孔門顏冉之屬豈是無奇
行哉念孫案服奇奇行兩奇字皆讀爲奇哀之奇周官
宮正
奇哀之民鄭注奇哀誦觚非常
闡人奇服怪民注奇服衣非常此言服正者志未必正
服奇者志未必淫若謂服奇者志必淫則是鄒魯之士
儒冠儒服必無奇衰之行也中國未必無莠民蠻夷未
必無俊民若謂俗僻者民必易則是吳越風俗邪僻必
無秀異之士也小司馬誤以奇行爲善行故所說皆非

鳴之塞

攻取丹邱率陽鳴之塞正義曰徐廣曰鳴一作鴻鴻上
故關今名鴻城在定州唐縣東北六十里本晉鴻上關

城也又有鴻上水源出唐縣北葛洪山接北岳恒山與

鴻上塞皆在定州念孫案如正義則鳴之二字乃是鴻

上之譌鴻與鳴草書相近之本作出與上字亦相近故

鴻譌作鳴劉晝新論通塞篇快若輕鴻
之汎長風今本鴻譌作鳴上譌作之耳水

經滹水注曰滹水又東流歷鴻山世謂是處爲鴻頭疑

卽晉書地道記所謂鴻上關者也關尉治北平而畫塞

於望都東北去北平不遠兼縣土所極也滹水於是左

納鴻上水水出西北近谿東南流注於滹水也以上水
經注

鴻上關卽鴻上塞故水亦有鴻上之名今保定府唐縣

西北七十里有鴻城社卽正義所云鴻上故關今名鴻

城者也

主父開之

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索隱曰開謂開門而納之俗本亦作聞字者非也譙周及孔衍皆作閉之閉謂藏之也正義本作閉之云謂容其入宮閉藏也念孫案此閉誤為聞開又誤為聞也不言開門納之而但言開之則文義不明當從正義本作閉之為是列女傳孽嬖傳亦作閉之

上倭

齊之事王宐為上倭而今乃抵罪索隱曰倭猶行也念

孫案小司馬說非也倭與交同

說文倭交也管子形勢篇身集之倭雖善不親

形勢解篇曰與人倭多詐偽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身集之倭七臣七主篇曰好倭友而行私請又明法篇民務交而不求用明法解篇交作倭上交上等之交也言齊之事王如此

當為王之上交而今反觸罪也趙策作宐為上交又曰秦與韓為上交秦與梁為上交皆其證

入之秦

入之秦不聽主命念孫案入之秦當作主入之秦謂韓王入上黨於秦而馮亭不聽也脫去主字則文義不明趙策作主內之秦不順主命是其證

趙氏

趙氏壯者皆外長平念孫案氏當為民字之誤也燕世家及燕策皆作民

魏世家

無忌

無忌謂魏王曰楊倬注荀子疆國篇引此無忌作朱忌念孫案作朱忌者是也作無忌者後人以意改之耳史記他篇中或稱信陵君或稱魏公子無忌或稱魏將無忌其但稱無忌者則承上文而言今無忌之名不見於上文上文但稱信陵君不稱無忌而忽云無忌謂魏王曰則文義不明假如平原君名勝勝字未見於上文而忽云

勝謂趙王曰其可乎且下文稱信陵君無忌矯奪晉鄙兵而此但稱無忌則是詳於後而略於前於理尤不可通魏策作朱已謂魏王曰已忌古同聲鄭風大叔于田箋忌讀如彼己之子則史記之本作朱忌甚明楊倬引作朱忌則唐時本尙未誤鮑彪注魏策云朱已史作無忌大事記謂信陵之言淡切綜練皆為俗本所惑

交彊秦魏之兵

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彊秦魏之兵王以為不亾乎念孫案交當為支字之誤也隸書交字或作支形與支相近言韓不能支秦魏之兵也魏策作外交能支強

秦魏之兵是其證

與疆秦鄰之禍 天時

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疆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念孫案與疆秦鄰之禍當從魏策作無與疆秦鄰之禍此言魏與秦伐韓以求故地韓亡則魏與秦鄰而受其禍今魏存韓而求故地則故地不勞而得且韓存則魏無與秦鄰之禍故曰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無與疆秦鄰之禍也天時當從魏策作大時言存韓

安魏而利天下王之時莫大於此也秦策曰今攻齊此君之大時也是其證

韓世家

不如出兵以到之 公待秦而到 施三川而

歸

楚圍雍氏韓求救於秦秦未為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為且救韓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南鄭藍田出兵於楚以待公始不合矣公仲曰子以為果乎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智楚威王攻梁也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魏魏折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也是秦孤也

今本秦孤誤作孤秦茲據宋本游本及韓策改下文不
 如是齊孤也楚世家曰是楚孤也文義竝與此同
 如出兵以到之魏楚大戰秦取而河之外以歸今其狀
 陽言與韓其實陰善楚公待秦而到必輕與楚戰楚陰
 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而勝楚遂與公
 乘楚施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守之下楚字疑衍此
 謂秦塞三川而守之非公不能救也索隱解不如出兵
 以到之曰到欺也猶俗云張到然戰國策作勁勁強也
 念孫案小司馬訓到為欺而引俗語張到為證甚屬無
 稽且與下文公待秦而到之語不合其引韓策作勁而
 訓為強是也出兵以勁之者陽為助魏而實以虛聲勁

之也魏恃秦而勁必與楚戰楚魏相搏秦因取而河之
 外以歸故韓策曰魏氏勁威王怒楚與魏大戰秦取西
 河之外以歸也秦策記此事曰楚攻魏張儀謂秦王曰
 不如與魏以勁之則作勁者是也高注曰勁疆也東周策曰秦知趙之難與
 齊戰也將恐齊趙之合也必陰勁之楚策曰三國惡楚
 之強也恐秦之變而聽楚也必淡攻楚以勁秦韓策曰
 故王不如令韓中立以攻齊王言下文公待秦而到亦
 救魏以勁之竝與此勁字同義
 當依韓策作公恃秦而勁謂韓恃秦而勁必與楚戰楚策
 曰趙恃楚而勁必與魏戰勝則秦與韓乘楚施三川而歸不勝則秦
 塞三川而守之韓不能救也凡隸書從力之字或譌從
 刀故功譌作功漢衛尉衡方勳譌作劇劫譌作刼從丕

之字或書作至，因譌而為至，故瘞譌作瘞。大荒南經大

名曰去瘞，郭音風瘞之瘞，今本譌作瘞，凡醫書內瘞字多如此作。輕譌作輕，楚辭九辯

鏘鏘兮，今本輕譌作輕。力與刃，至與至，形竝相似，故勁譌作到，而

周策楚宋不利秦之聽三國也，彼且攻王之聚以勁秦

鮑彪本勁譌作到，正與此同也。說見西周策到秦下又正義解施

三川而歸曰施，猶設也。三川，周天子都也，言韓戰勝楚

則秦與韓駕御於楚，即於天子之都，張設救韓之攻行

霸王之迹，加威諸侯，乃歸咸陽也。念孫案張說甚謬，施

讀為移，移易也，言與韓乘楚而因易三川以歸也。韓策

作易三川而歸，是其明證矣。田完世家曰：請與韓地而

王以施三川。蔡澤傳曰：利施三川以實空陽。秦策同，張訓施為展

亦義竝與此同。施與移古同聲而通用。管子國蓄篇今

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輕重甲篇施作移。荀子儒

效篇：充虛之相施易也。漢書衛綰傳：劍人之所施易。施

字竝讀為移。施又音以，豉反，亦與移通。大傳：絕族無移

問世篇：哀樂不易，施乎前。崔謨云：施，移也，音以豉反。

田敬仲完世家

粟子民

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子民以大斗。念孫案
粟子民以大斗，文不成義。粟當為稟，音彼錦力錦二反。

稟子猶給子也，謂以小斗收之，而以大斗給之也。說文
稟，賜穀也。廣雅曰：稟，子也。漢書文帝紀：吏稟當受鬻者
顏師古曰：稟，給也。中庸既廩，稱事釋文：廩作稟。彼錦反
力錦反管子五行篇：大常察乎地利，故使爲廩者。尹知章
曰：廩，給也。廩與稟，古同聲而通用。今本稟作粟者，稟粟
隸書相似。漢楚相孫叔敖碑：莽枯稟乏，稟作粟。郤陽令
曹全碑：以家錢糴米粟，粟作稟，二形相似。
又涉下文請粟而誤耳。太平御覽器物部引史記作廩，
是其證。

毀言 譽言

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又下文自子之守阿譽言

日聞念孫案兩言字皆後人所加毀譽皆言也，無庸更
加言字。舊本北堂書鈔封爵部下，刑法部下。陳禹謨本
竝依俗本藝文類聚治政部上，太平御覽封建部一職官部
六十四，治道部四，刑部十一，引此皆無兩言字。通典職
官十五同。唯通鑑周紀一作毀言日至，譽言日至，則所
見史記本已有兩言字矣。

春溫

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念孫案濁以春溫，文不成義。
索隱本出大弦濁以溫者，君也。八字注云：案春秋後語
溫字作春，春氣溫，義亦相通也。據此，則小司馬本無春

字今本作春溫者一本作溫一本作春而後人誤合之耳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作春從別本也陳祥道禮書引作春溫則所見本已誤

醴之愉

攬之淡醴之愉者政令也集解徐廣曰一作舒索隱曰

醴音釋史記釋字與下文舍字竝同愉音舒念孫案徐

云一作舒者謂醴一作舒非謂愉一作舒也醴之愉下

文作舍之愉而舍字古讀若舒說文舒從子舍聲小雅何人斯篇亦不違舍與

車野為韻左氏春秋哀六年齊陳乞弑其君荼釋文音舒公羊茶作舍史記律書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

聘禮記發氣馮盈容鄭注發氣舍氣也舍氣即舒氣醴通作舍故又通作舒若愉

字古音在侯部舒字古音在魚部兩字絕不相通故書

傳中愉字無通作舒者而字書韻書愉字亦無舒音索

隱之愉音舒當作愉音愈淮南本經篇注曰愉和也攬之漢醴之愉愉政令之寬猛

濟相今作音舒者即因集解內舒字而誤

孔子世家

三人行

三人行必得我師念孫案三人行本作我三人行今本

無我字者後人依俗本論語刪之也何晏注皇侃義疏

邢昺疏皆有我字說見石經考文提要集解引何注言我三人行則史記

原文亦有我字當補入

景行行止

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念孫案宋本行止作行之王應麟詩攷引此亦作行之今本仍作行止者後人依詩文改之也案小雅車輦釋文曰仰止本或作仰之又表記引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釋文曰仰止本或作仰之之行止詩作行之是陸本毛詩上句作止下句作之也詩正義曰仰之行之則上下句皆作之未可輒據今本毛詩以改史記也三王世家載武帝制曰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雖嚮與行異文而上下句亦皆作之陳涉世家

次近所旁

又問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索隱本無近字念孫案近卽所字之誤而衍者也次所謂戍卒止次之所也其旁有叢祠故曰次所旁叢祠加一近字則文不成義矣漢書亦無近字

伍徐

銓人伍徐徐廣音義曰徐一作逢漢書陳勝傳作五逢引之曰徐與逢聲不相近徐當爲徐字之誤也說文徐讀若蠡徐與逢聲相近故字相通趙氏雲崧廿二史劄記謂漢書改徐爲逢非也

外戚世家

寒臥岸下

為其主入山作炭寒臥岸下百餘人念孫案寒當從漢書作慕字之誤也太平御覽火部引史記亦作慕

奇兩女

臧兒卜筮之曰兩女皆當貴因欲奇兩女索隱曰奇者異之也漢書作倚倚者依也念孫案奇即倚字也說卦傳參天兩地而倚數釋文倚蜀才作奇周官大祝奇擗杜子春云或云奇讀曰倚是倚與奇通也顏師古曰冀其貴而依倚之得尊寵是也小司馬訓奇為異失之

身貌

視其身貌形狀念孫案古書無以身貌二字連文者身當為體俗書作體因脫其右半耳藝文類聚人部初學記中宮部太平御覽皇親部人事部引此竝作體貌宋登徒子好色賦曰體貌閑麗漢書五行志曰體貌不恭

蕭相國世家

乃令蕭何

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劔履上殿入朝不趨念孫案蕭何下脫去第一二字當依漢書漢紀補上文是羣臣以為曹參位次當居第一而高祖及鄂千秋皆以為蕭何當

第一此處若不言蕭何第一則上文全無收束矣蕭何第一爲一事賜帶劔履云云又爲一事太平御覽治道部引史記正作乃令蕭何第一

曹相國世家

東阿

北救東阿念孫案阿上本無東字此後人依漢書加之也東阿故城在今陽穀縣東北本戰國時阿邑田完世家所謂齊威王烹阿大夫者也漢始置東阿縣故史記中或謂之阿或謂之東阿索隱本出北救阿三字注云阿卽東阿也正義曰今濟州東阿也則正文內無東字

甚明今本旣加東字又刪去注內阿卽東阿也五字其失甚矣絳侯世家擊秦軍阿下亦不稱東阿

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

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念孫案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本作如齊故諸儒以百數齊故諸儒四字連讀如與而同意參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之故儒以百數言人人殊也漢書作而齊故諸儒以百數是其明證矣今本史記故下有俗字者後人不知如與而同而以如齊故三字連讀遂於故下加俗字謂參之治齊欲如其故俗不事更張

也，不知參問政於諸儒，而諸儒言人人殊，未知所定。及蓋公教以清靜無為，然後用黃老之術，而齊國大治。若參之治齊，本欲行所無事，則不待蓋公教之矣。皆由不知如之讀為而，故文義失而句讀亦舛也。

顛若畫一

蕭何為法，顛若畫一。集解徐廣曰：顛音古項反。一音較。古岳反。索隱本顛作觀，注曰：漢書作講。文穎云：講一作較。案訓直又訓明，言法明直若畫一也。觀音講，亦作講。小顏云：講和也。單行本如是，今太史記觀，念孫案集韻上，講作顛，故注文亦有改竄。聲三講顛，古項切。明也和也。直也。史記顛若畫一，或作

觀，通作講，又入聲四覺。顛，訖岳切。明也和也。史記顛若

畫一，或作觀，通作較。集韻兩引史記，並云：或作觀，與小

司馬本同。而說文玉篇廣韻皆無顛字，則顛即觀之譌

也。集解同。凡從見之字，隸書或譌從頁。周官大宗伯殷觀曰視，今俗本譌作

類。故觀譌作顛，觀從蕇聲而讀若港，猶講從蕇聲而讀

若港也。觀從蕇聲而讀若角，猶斟從蕇聲而讀若角也。

見說文，或謂顛為斟之譌，非也。說文斟，平斗斛也。卽月令角斗甬之角，與此義不同。且斟字從斗，斗與頁形不相近。若本是斟字，無緣譌為顛也。漢書一本作較，較與觀聲亦相近。

畱侯世家

直墮其履汜下

今本及漢書張良傳汜字皆作汜，乃後人所改。劉攽宋祁已辯。

其誤

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汜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
 墮其履汜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索隱曰崔浩云直
 猶故也亦恐不然直言正也謂至良所正墮履念孫案
 老父墮其履於橋下而使良取之欲以觀其能忍與否
 耳如小司馬說則是墮履出於無意失其指矣但崔浩
 訓直為故望文生義於古亦無據案直之言特也謂特
 墮其履於橋下而使良取之也韓詩外傳客謂匱生曰
 臣里母相善婦見疑盜肉其姑去之恨而告於里母里
 母曰安行今令姑呼女即束緼請火去婦之家曰吾犬

爭肉相殺請火治之姑乃直使人追去婦還之此直字
 與直墮其履之直同義亦謂特使人追還之也史記梁
 孝王世家平王襄直使人闕府取疊樽賜任王后亦謂
 特使人取疊樽賜之也直與特古同聲而通用祭義曰
者何也安能為孝乎文十一年穀梁傳曰不言師而
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辭也孟子梁惠王篇曰直不百步
耳是亦走也莊子德充符篇曰某也直後而未往耳齊
策曰衍非有怨於儀直所以為國者不同耳義並與特
同呂氏春秋忠廉篇特王子慶忌為之賜而不殺耳高
誘注曰特猶直也廊風柏舟篇實維我特韓詩特作直
史記叔孫通傳吾直
戲耳漢書直作特
 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
 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橈楚

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念孫案此當從宋
本作具以酈生語告句曰句於子房何如句於子房何
如者猶言子房以爲何如也齊策王斗曰斗趨見王爲
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言王以爲當何如也
趙策趙王謂虞卿曰今者平原君爲魏請從寡人不聽
其於子何如言子以爲何如也史記叔孫通傳二世召
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蘄入陳於公如何漢書作
如吳王濞傳上問袁盎曰今吳楚反於公何如皆謂公
以爲何如也語意正與此同漢書張良傳作具以酈生
言告良曰於子房如何新序善謀篇作具以食其言告

之曰其於子房意如何皆其明證矣後人不解於子房
何如之語遂移於子房三字於告字之下而讀具以酈
生語告於子房爲一句不知稱子房者乃高祖之語若
史公記事之詞則當稱張良不當稱子房也弗思甚矣

釋箕子之拘

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念孫
案釋箕子之拘本作式箕子之門今本式作釋門作拘
者後人據禮記逸周書荀子及東晉古文尙書改之也
不知他書作釋箕子之囚此獨作式箕子之門呂氏春
秋慎大篇曰武王封比干之墓靖箕子之宮高注清淨
其宮以異

之表商容之間士過者趨車過者下淮南道應篇曰武
王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柴箕子之門高注柴二書
說武王禮箕子之事與此文相近也下文曰今陛下能
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間式智者之門乎封聖人之墓
卽封比干之墓表賢者之間卽表商容之間式智者之
門卽式箕子之門若作釋箕子之拘則與下文不合矣
徐廣音義曰釋一作式拘一作囚案拘一作囚當爲拘
一作門蓋徐氏所見有二本一作釋箕子之拘一作式
箕子之門也今本則又改門爲囚矣而釋漢書張良傳
一作式式字尙未改則古本猶可考見也漢書張良傳
新序善謀篇竝作式箕子之門師古曰式亦表也一說
至其門而撫車式所以敬

并葬黃石冢

雷侯外并葬黃石冢念孫案并葬黃石下不當有冢字
此涉下文上冢而誤衍也漢書作并葬黃石藝文類聚
地部太平御覽時序部臘類及地部引史記亦作并葬
黃石初學記歲時部引作并黃石葬御覽時序部伏類
引作并黃石葬之皆無冢字

陳丞相世家

長美色

平爲人長美色念孫案當從漢書作長大美色下文人
謂陳平何倉而肥肥與大同義若無大字則與下文義

不相屬。太平御覽飲會部引史記，正作長大美色。

攻下殷王

漢王攻下殷王，念孫案殷下王字，涉上文殷王而誤衍也。攻下殷者，謂攻下殷國。項羽紀立司馬印為殷王，王河內，都朝歌。殷下不

當有王字。下文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將吏亦但言殷，不言殷王也。太平御覽珍寶部引此無王字，漢書亦無

監護軍長者

諸將盡謹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亾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軍長者。念孫案長者，諸將自謂，猶言使之監護我等也。監護下不當有軍字，此因上文典護

軍而衍漢書漢紀皆無軍字

顧大王用之

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顧大王用之。念孫案顧當依漢書作願，草書之誤也。

絳侯世家

吏事

文帝既見絳侯獄辭，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念孫案此當作吏方驗而出之，不當有事字。蓋古文字作吏與吏相似，故吏誤為事。今本作吏事者，一本作吏，一本作事，而後人誤合之耳。漢書周勃傳無事字。

恨

自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俟歿吾甚恨之念孫案恨悔也
商君傳曰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范睢傳曰使臣
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鼂錯傳曰公言善
吾亦恨之李將軍傳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漢書同師
古曰恨義竝與此同

三王世家

極臨西湊

極臨北海而湊月氏念孫案極遠也言遠臨北海也楚
辭九歌望涿陽兮極浦王注曰極遠也廣雅同湊當為

湊故正義音臻而訓為至漢書王褒傳萬祥畢湊谷永
傳暴風三湊王莽傳聖瑞畢湊師古竝云湊與臻同作
湊者字之誤耳班馬字類十九臻韻有湊字引史記西
湊月氏音臻則所見本已誤

侃

母侃德集解徐廣曰侃一作菲念孫案侃德本作菲德
徐廣音義本作菲一作侃今本菲作侃侃作菲者皆後
人依下文褚先生語改之也索隱本出無菲德三字注
曰蘇林云菲廢也本亦作侃侃敗也孔文祥云菲薄也
漢書作斐今改正文作侃則與索隱本亦作侃之語不

合且正文本作菲故孔文祥訓爲薄若作侃則當訓爲
敗訓爲背不得訓爲薄矣又下文褚先生曰誠燕王以
無侃德索隱曰案上策云作菲德下云勿使王背德也
則侃當音扶味反據此則下文自作侃此文自作菲不
得據彼以改此明矣

史記第三

